

2023年中考作文下水文 11

桃李不言 灼灼其华

泽国五中 温德斌

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

同桌在大声地复习八年级的古诗,我不明白,这么简单的四言叠句,在他喉咙里却像是被卡了一颗石头,当然,肯定不是鹅卵石。但是他没有停,摇头晃脑地读啊读,毫不在乎我们怎么看他。其他学科,比如数学也一样,自从到了二元一次方程之后,我看他的成绩基本上是无解的那种,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上课的时候头抬起来像个水葫芦。

当我课后说出这个比喻的时候,伙伴们笑了,水葫芦?怕不是书糊涂吧!方言里这俩词儿的读音好近。

课后,伙伴们在教室后面的雅园里散步。哎,桃花开了,桃花开了。有人喊道。

这才几天没有来,咋就开了呢?咱身上还穿着羽绒服呢,它们就灼灼艳艳地大大方方地开了,五朵花瓣齐齐整整地在雨露里透明地开着,一朵一朵都这么明明晃晃地粉,明明晃晃地红。

还记得去年4月底,在桃花谢了结了满树果子的时节,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:如果到今年6月,学校的这两株桃树上还有一颗成熟的果子在,我请全班同学喝奶茶!大家不要说出去,就等着吧。

大家等啊等啊,当然,结果肯定被语文老师给言中了,别说6月底,这还没有等到中考呢,也不知道是谁,神不知鬼不觉,悄悄地摘了那桃儿。哎,又不是什么蟠桃,偷啥个偷啊,可惜了俺一杯奶茶!

老师笑着说,这又不是第一年了,年年这样啊。如果你是桃树,明知道没有好结果,你还开不开呢?

我们陷入了沉思。开不开呢?

现在,又是一年春来到,桃花在料峭春风里,在如丝春雨里,又开了。《诗经》说:桃之夭夭,其叶蓁蓁。眼前的桃树,叶子还没有萌芽呢,花就闪亮地开了。它不会管别人的眼光,也不会计较最后的结局,它开它的花,它结它的果。

我想起了同桌摘记本扉页上另一首写花的诗歌——王维的《辛夷坞》,写的当然不是桃花,当时我还问他那是什么意思呢。现在想想,世间万物,一花一世界,各有其菩提,我不禁轻轻地念着: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



梦里黄州

大溪四中 卢群芬

元丰二年,下着雪的除夕,门咿呀一声被推开,我蹒跚着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。回首望,这个待了103天的牢房,有太多的不堪和耻辱,幸好,出来了,我又回到了万丈红尘烟火处。我闭上眼,深深地吸一口气,然后仰望苍穹,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自由气息!我从未想过,有一天,会因为自己的真情真性的诗而陷入诟辱通宵的境地。愚弄朝廷?妄自尊大?衔怨怀怒?包藏祸心?莫须有的罪名,何患无辞?

元丰三年的大年初一,我辞别了妻儿和子由,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,陪着我的还有迈儿。黄州,这个长江边上的穷苦小镇又将开启我怎样的人生?二月初,我终于到了人生的新驿站——黄州。打量着定惠院——我的落脚之处,林木葱茏,晨听钟鼓闻鼓,甚好!

日子就这样慢下来,远离了京都的是非荣辱,我开始了简单纯粹的生活。食同僧人桌,出则伴佳景,日上三竿方梳头,日落西山去散步,游山麓,寻古迹,乡野风光无限,渐渐磨平了我的棱角,磨圆了我的不羁!我已很久很久没有想起御史台的森森柏树,凄厉的乌鸦声穿过黑暗包围着我的无助仿佛是遥远的梦。谁与共孤光?一个人的黄州,寂寞如影相随!把盏凄然北望,缺月一寸寸挂上疏桐,约幽人往来,看沙漏漏去每一个晨昏。寂寞属于我,孤鸿属于我,泛着冷光的沙洲也属于我!

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!何去?何从?故我?今我?何时忘却营营?罢!罢!罢!既来之则安之。

我在东坡开垦出一片荒地,拾瓦砾,种黄桑,手植堂前菜,刈草盖雪堂,面如墨,知谷香。劳作之余,我也会放下犁耙,手拿小棍,在牛角上打着拍子,和农夫一起唱起:归去来兮,歌声回荡在山谷,久久不息。有时芒鞋竹杖而出,雇一小舟,与渔樵为伍,一日时光随着江上清风,水中明月慢慢消磨!江海寄余生,小舟从此逝,物我两忘,身心皆空。青山不堪老,明月巧相随,何等洒脱与自在!有时也会在柳摇曳茶凝香之时,邀三五好友来雪堂,品诗论画,喝酒下棋,吃肉喝汤,岂不美哉?蜗角虚名?蝇头微利?与我何干!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闲人生活!仿佛一切都是梦里有!人生如梦,梦里有黄州!

幸好有清溪三百曲啊!不辞相送到黄州。梦里黄州,成就了不一样的苏轼!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,醉眠芳草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,吾生须臾,长江无穷。梦里黄州,向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!行走在黄州的清风明月间,我看见了自己,看见了众生,也看见了天地。

父亲的黄金时代

坞根镇中学 陈悠

月光浮动,已是深夜。小村庄在此刻已经睡着了。万籁俱寂之时,我家的缝纫机还在“哒哒哒”地唱着歌。昏黄的灯光下,父亲伛着身子,微眯着眼,还在忙碌着。

父亲出车祸那年,才36岁,我仅7岁。得知消息是在半夜,母亲含着泪连夜奔往外地,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。他在遥远的西安挣扎着渡过难关,我留在这里的乡村与奶奶一起生活,翘首以盼。懵懂的我尚不懂家庭的变故,只知家里的朱门紧闭着。门前栽种着梅花,这梅花开了,又谢了。小小的我总是会屁颠屁颠地拿着扫把,殷勤地去扫台阶,却似乎怎么也扫不尽那尘埃,那零落了一地的衰败。自此,我家彻底衰败了。

父亲回来是一年后,车祸无情地夺去了他的双腿,在他风华正茂、豪情万丈的黄金时代。贫瘠的小山村,哪来什么可寻找工作的地方呢?唯有那廉价的手工活啊。复杂工序缝制出的一双鞋子,仅仅是一两块钱的酬劳。我那一生要强的父亲啊,在他37岁那年,决定靠缝制鞋子,勉强支撑这个经历了风霜的家。

那台老式缝纫机被擦拭干净,高高架起,像个饱经风霜的战士。若是一般人,只需脚踩踏板上的电动机,一起一落,那车轱辘状的轮轴便会迅速飞转,带动着细针一下一下地缝着。可是,父亲失去了双腿呀,如何踩得电机?他拿着一张小板凳,将电机架高,右腿膝盖轻轻一按,转轴飞转。他笑着说:这不就好了嘛!脸上流露出轻松的样子。接着,他攀爬上凳子,身子微微前倾,凝视着鞋料,却不知如何入手。母亲凑近缝纫机,手指着支离破碎的鞋料,笑着教父亲。父亲是个聪明人,很快就掌握了缝纫技能。从此,他与这一堆堆支离破碎的鞋料打起了交道。

父亲在缝纫机前,重复着年年月月。他眯着眼引线穿针,轻点电机,手按着鞋料在针头下迅速移动。针头过处,鞋料上便留下一行行密密的针脚。针扎过鞋料敲在铁板上,那声响总是清脆的,欢快的。这声响回荡在偌大的房子里,孤寂而又富有生机。那膝盖总归是脆弱的,时间长了,会红肿会溃烂会抽筋。这时的父亲眉头紧缩,汗水从额头密密渗出,疼痛一下一下抽着他,但他始终舍不得停下这多劳多得的工作,不肯稍微小憩片刻。清晨的日光,深夜的月光,守着我的父亲,还有我。

我会盘腿坐在缝纫机前,或整理着鞋料,或剪裁着线头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在缝纫机的踩踏声中,我和父亲之间,从来不是沉默的。听,他在唱歌,高亢的歌声追忆着似水年华。我在哼唱,与他配合着,惬意且畅快。他在诵文,即便时隔多年,他依旧能骄傲动情地背诵出方言版的《岳阳楼记》。我在倾听,看向他的目光,专注且崇拜。他在诉说,那些年读书时的意气风发,那些年与母亲的可爱往事。看,在我写读书生涯的第一篇日记时,他教我,说:写文章嘛,要真心!在我与同学心生隔阂矛盾时,他教我,说:退一步,海阔天空嘛!远山,日暮的余晖笼罩着,他微微前倾的身影,我小小的影子,就这样定格在漫天霞光中。那些时刻,我的心充盈而柔软。

这二十几年的光阴,父亲甚少出门。而今父亲已近花甲之年,或许是因他的头发开始微微泛白,或许是因他的牙齿开始松动疼痛,近来他常与我感叹说:怎么人忽然就老了呢?我这一辈子呀,就这样困在了这个小村庄里。

或许在父亲的心灵深处,那么坚韧乐观的他也会偶尔叹息吧!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教书育人,唯独他困在这个小村庄里,守着缝纫机,一辈子。他又笑了,眼睛眯起来,不过,你们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了,这样也值得了!我看向父亲,他似乎又在闪着光了。

父亲的黄金时代,在缝纫机的交织声中,悄悄地把门关上了。而属于我的黄金时代,那扇门悄悄地打开了。

人到绝境 必有转机

东浦中学 李旭英

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,心很疼,可是整个冬天,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。春天一到,开始新的生命之旅。

题记

王维诗云: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每当走到水穷之处,他便停下来,席地而坐,抬头看那云卷云舒。陆游亦云: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句诗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,即绝境之中蕴含着希望与转机。

古往今来,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永远是坦途,必然会遇到困境乃至绝境。于强者而言,水到绝境是飞瀑,人到绝境是转机。绝境,是另一种希望的开始。

绝境,萌生斗志。越王勾践,在亡国之后,成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。面对亡国的奇耻大辱,他非但没有沉沦,反而激发了斗志。他痛定思痛,卧薪尝胆,在绝境中发愤图强,终成复国大业。真正的绝境,往往是心境。一个人在绝境中,往往心先败下来,而后才走向灭亡。只要保持心中的斗志,开始新的人生是迟早的事。

绝境,塑造品格。在生命的最后,苏轼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写道: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正是这三个被贬之地,塑造了苏轼高尚的品格。被贬黄州,因戴罪之身,没有俸禄,全家仅靠一点积蓄艰难度日。但当他发现当地人因贫困,将婴儿弃置荒野,任其自生自灭时,他毅然带头捐款,成立救儿会,解救了成千上万的婴儿。后被贬惠州,他看到当地民众的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,又亲自绘制插秧船图形,命工匠制造,加以推广应用,看到民众缺医少药,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。最后他被贬儋州,在这个蛮荒之地,他依然旷达乐观,兼济天下,他兴办学堂,亲自授课,教化当地百姓。可以说,苏东坡在最低的境遇,活出了最高的品格,正如林语堂对他的评价:他最大的魅力,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,而是超出环境,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。绝境,成就了苏东坡,使他自此成为人们心中的圣贤。

绝境,磨砺心性。明代大儒王阳明因得罪刘瑾,廷杖四十,被贬贵州龙场。初到龙场,王阳明居无定所,再加上水土不服,语言不通,境遇之难可想而知。然而,也正是因为经历过如此绝境,他的心性得到了磨砺。在龙场,王阳明一边开荒种地,一边教化当地苗人。白日忙碌,夜晚静坐思考超越苦难的圣贤之道。终于在某个深夜,他大彻大悟,仰天长叹: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!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都有通往圣贤之道的力量,不需要再向外寻求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,暗示着王阳明人生新的开始。从此时起,他在心性上真正脱离凡俗,开始蜕变为一代圣人。

从古至今,一个个传奇故事向我们揭示着一个哲理:所谓的绝境,于强者而言,是人生的另一种开始。

人到绝境,必有转机!